



陈茜与小读者对话。

一堂科幻写作课： 让幻想学会真实地呼吸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科幻小说，向来以奇思妙想的脑洞与庞杂的知识体系著称。即便怀揣写作热情的成年人，也常在这片疆域前踌躇。日前，在巴金图书馆文坛茶话会第23期“少年脑洞小工坊”的少儿科幻写作主题讲座上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陈茜，为青少年乃至成年创作者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创作路径。身为古籍修复师，她只能在业余时间潜入创作的深海，穿梭于时光的夹缝，一手触摸泛黄的书页，一手勾勒星辰的轨迹。她的创作之路，在传统与未来的张力间，铺展得分外开阔。



陈茜介绍如何利用AI写作。

厘清边界：科幻的核心在于“科”

外星人、机器人、人造星球、星际飞船……一部作品纵使堆砌这些元素，也未必能冠以“科幻小说”之名。陈茜开宗明义，举例说明：电影《星球大战》虽以太

空为舞台，其内核“原力”更似魔法玄幻，本质仍是传统冒险故事。

她认为，读者或可沉浸体验不求定义，但创作者必须明晰类型逻辑。以AI题材为例：有人将亲友信息“投喂”给AI大模型，训练出真人的替代品——这已是

典型的科幻。若进一步聚焦“人工智能模拟训练”这一真实科技内核进行推演与想象，便能嫁接其他类型元素。

比如将情节设置为：一个青年为缅怀逝去的女友，训练出她的AI化身，描绘人与机器的情感羁绊，科幻便融入了言情；若有人窃取富豪信息，冒名顶替攫取遗产，终被绳之以法，科幻便织入了侦探的悬疑。

“这些故事与纯粹的言情小说、侦探小说存在显著不同。”陈茜强调，其情节齿轮的转动，始终咬合在“人工智能训练”这块现实的科技基石上。抽离它，故事便如沙堡般坍塌。编织逻辑自洽的故事脉络，合理引爆冲突，再以创造性的方式化解——这一过程本身，便是对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绝佳锤炼。

人机协作：工具在手，根基莫丢

年初，大语言模型呈现爆发式发展。陈茜与同行整个春节都在“驯服”AI——写诗、填词、生成公文、构思小说、架构世界观。“作家要失业了！”大家笑言。但这只是戏谑之言，陈茜对新工具秉持审慎乐观的态度：“AI作为工具，掌握在使用者手中，只要用得好，它就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延展和扩充。”讲座中，她便分享了“如何利用AI提升小说元素质量”的写作技巧，如资料检索、头脑风暴式对话，将其归纳为“艺术创作的人机协作”。

科幻创作较之其他文学类型，多了一道前置工序：科学资料的收集。她以构思“核冬天”背景的小说为例，抛出一连串严谨的追问：肉眼所见的核爆景象究竟如何？它将在全球生态中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？放射性尘埃的阴影会笼罩大地多少年？地下城市的能源从何汲取？农作物如何在黑暗中生长？废弃物去向何方？长期蛰伏地底的人类，身心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？……这一连串拷问，瞬间将听众拉入一个冰冷、严酷的末日图景，令人恍然大悟：想让细节承载千钧之



陈茜的本职工作是古籍修复。



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陈茜的“科幻写作课”。



陈茜的作品（部分与他人合著）。

重，必须跨学科查阅浩如烟海的资料。“比起平时死记硬背的知识，这些由于你有需求而主动去搜索的资料，会更加鲜活，更能活学活用。”陈茜强调，必要的思考，为笔下的人物与情节搭建起坚实可信的舞台。

她相信，从我们这代人开始，人机协作将成为主流创作模式。“写作、绘画、谱曲这些行业会消失？这只是夸张的笑谈，但大语言模型确实会彻底重塑它们的工作方式。”随之而来的疑问却异常尖锐：下一代年轻人，是否还需耗费心血，投入写作、绘画等艺术基础训练？

“在AI时代，文学艺术类基础训练对青少年成长的正向意义，依旧尤为重要。”陈茜以科幻写作为例，阐释其魔力：它将被动吸收的知识，点化为主动的创造；将混沌的情绪与念头，梳理成完整的作品，是激发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熔炉。当作品被他人阅读，收获真实的反馈与成就感，便与世界建立起了正向联结。

科幻根基：直抵人心的情感脉动

星际战争、外星生物……科幻小说字里行间跃动着远离日常生活的奇观，难免让人生疑：平凡如我，如何点燃科幻的火花？

陈茜拨开迷雾：“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的一脉，它直面的仍是人类的日常情感需求。”她以自己获得少儿科幻星云奖的作品《道格的秘密》为例：小女孩的宠物狗濒死之际奇迹康复，她疑心父母以机器狗偷梁换柱，孤身潜入制造公司调查，却揭开更大的谜团。

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她对日常生活的观察，“我从小就喜欢养宠物，对于‘孩子如何面对宠物死亡’这个主题，有自己的生活经验。再结合‘仿真机器人’‘仿真机器人’这两个可以说并不新奇的科学技术元素，便能形成一篇科幻小说作品。”

陈茜还点出科幻审美的重要概念——陌生化。“将熟悉的事物以一种全新又陌生的方式呈现出来，从而打破读者的惯性思维，让读者重新审视和感知对象。”她说。而要实现这种艺术效果，重在世界观设定。她以哈尔·克莱蒙特的《重力使命》举例：这部小说设定某星球赤道重力约为地球的三倍，两极重力则高达七百倍。“赤道”“两极”“重力”都是人们熟知的概念，但作者却击碎了这些固有认知，带领读者走入自己构建的独特世界中。整部小说的探险情节，便在这诡异的重力场中层层铺展。

然而，赋予陌生事物以呼吸般的真实感，是科幻独有的挑战。如果一味拘泥于前沿科学概念，堆砌晦涩的学术术语和数学公式，便很难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。这种体验，或许反不如阅读科普书籍来得酣畅。

在陈茜分享的一系列写作技巧中，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：“科幻小说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学门类，读者阅读小说时期待着感情共鸣。”

QA 生活周刊×陈茜



陈茜，古籍修复师，业余时间长期从事科幻、奇幻文学创作。中国作协、中国科普作协、上海作协会员。其作品连续多年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选集》。已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记忆之囚》《量产超人》《海肠巴士》，少儿科幻长篇《深海巴士》等。多次获得星云奖。

Q：对于科幻创作来说，写作风格重要吗？

A：肯定是相当重要的。近年来，在科幻创作这个大门类里，各种风格百花齐放。传统硬派、意识流、浪漫主义、后现代主义，都有出色的代表作。我认为在小说创作实践中，不必刻意追求特定风格。风格是创作者性格、阅历、阅读积淀的自然流淌。科幻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学类别，每种风格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Q：好的科幻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共性？

A：我认为好的科幻作品，唯一必须具备的是：好看。可读性是类型文学的灵魂。如果追求的是知识，那读者肯定会直接阅读科普作品甚至论文；如果追求哲学思考，读者也可以去读相关领域的书籍或教材。但读者选择科幻小说，正是期待它作为“小说”的魅力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给读者带来一个愉悦的阅读体验，是科幻创作者的某种基本责任。

Q：科幻小说相对于其他文学创作，有什么特殊之处？

A：我想科幻小说的读者和作者，都有一个特殊的共通之处：由对科学概念、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而延展出的独特审美。科幻小说其实在我们这个“轻阅读”流行的时代，是有一定阅读门槛的门类。读者翻开一本标为“科幻”的书，对它是独特的阅读期待的。他们期望看到一个建立在坚实科学基础上的幻想世界，想要感到智力被适度挑战，甚至期待自己的既有三观受到挑战和冲击。

作为科幻小说的创作者，要满足这种期待，便必须在小说的世界观构建、矛盾冲突设计、精神内核表达等方面，与“科幻”元素紧密咬合。

Q：对于知识储备相对有限的青少年来说，科幻创作会更难吗？结合自身经历，请谈谈你刚开始进行科幻创作时的状态。

A：青少年总体知识储备或许不及成人，但很可能在特定领域远超常人。比如，我前几个月去逛贝壳展，遇到几个七八岁的贝壳爱好者，他们对贝壳知识如数家珍，让我叹为观止。要是他们有兴趣以贝壳知识为出发点写科幻小说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

另外，青少年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生活感触，这是成年人哪怕刻意模仿都很难重新获得的体验。青少年通过自己书写的科幻小说，将这些独有视角和生活感触记录下来，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

我在20岁左右开始写作时，灵感多来源于阅读和书本知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开始把创作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体悟和社会议题上来。但早期那些风格轻盈的短篇小说，现在读起来仍有它的趣味性。所以我认为，只要有创作的冲动，无论是八岁还是八十岁，都可以写下有价值的作品。

Q：你在讲座中也谈及AI辅助，这是不是寻找科学依据的重要途径？在AI进入大众视野的这些年，你感到科幻圈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A：目前AI辅助的能力，主要在于延展思路。依靠它为作品寻找严谨的科学依据，目前不算很成熟，AI很容易提供一些虚假存在的科学理论，需要使用者慢慢甄别。

AI进入大众视野后，我体会到的最大变化是：大家在设定小说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时，几乎在与现实生活的技术进步赛跑。我去年写过一篇AI题材的小说《风切变》，那时AI还无法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交谈。如果今年再写这个题材，肯定会对设定进行一些调整。这是一个罕见而且奇妙的景象。

Q：你是否以科幻视角展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？写过或计划关注哪些议题？

A：我天生对现实有些钝感，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起步较晚。但随着创作的体裁从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，要构建出一个更具细节的幻想世界，我渐渐将对社会现实议题的思考融入作品。像写于2019年的《熊骨》，关注基因改造技术与女性在婚育、爱情方面的困惑。写于2023年的少儿科幻短篇《阿轩与深海小球》，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。目前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是关于在废土世界中，人类因技术等级差异所引起的冲突，希望很快能与大家见面。